

### 輯三 無言歌

#### *Blu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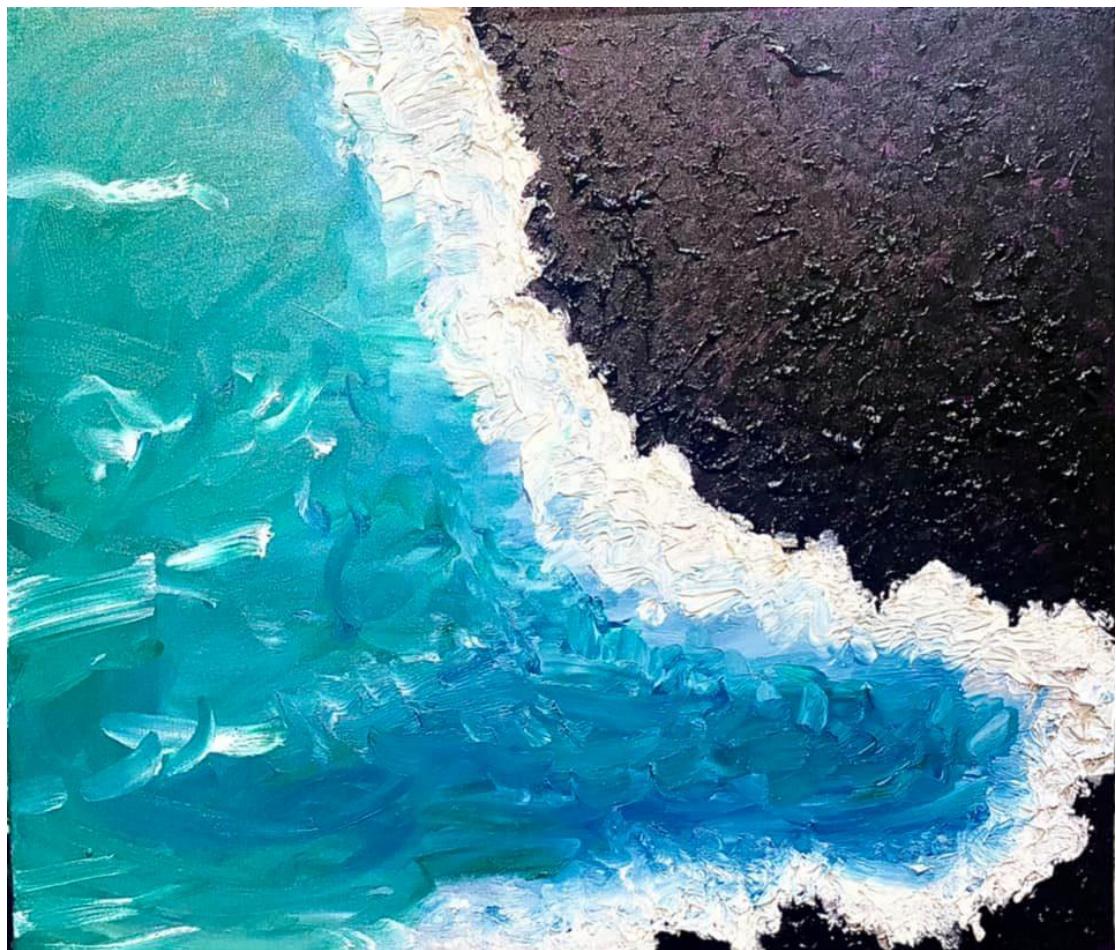
The sky is cryin' , Can' t you see the tears roll down the street  
——Gary. B. B. Coleman, *The Sky is Crying*

你躺下，流溢四散，成為  
一座無波羅目的之海  
聰明的鯨群  
簇擁你喉頭吞嚥的濃棕色苦液

你飲鹽。沉船為鐵。骨是鋼草  
闔水深深搖搖衍衍裊裊漫越  
膝蓋，肩胛，鼻樑，眉弧——  
你既欲死  
何況重生  
為什麼七月的天空也這麼濫情而無恥地  
傷感，放蕩，無所節度

整個夏日的月光已浪費殆盡  
反覆耗神於  
無所事事的水母群之間  
你才知曉蜜蜂有多甜蜜尖銳  
而愛是礁——

雪色的面相  
微細的主意  
烈陽肆虐  
堅硬激烈



### 來自披風衣的匿名者的投書之三

他穿著大紅色的風衣走在街上  
無人聞問——竟無人聞問  
他穿著大紅色的風衣走在清晨的街上

此刻已經是六月  
仲夏逼面  
我感覺到一種不快的情緒  
像蓬勃的藤蔓一樣親暱著我

滿街都是影子般的人  
白色的額頭  
灰色的嘴唇  
鴿子羽毛般的防風外套  
我感覺厭煩——厭煩透頂！

百無聊賴——於是信步走去小酒館  
酒保的臉色一如往常  
這使我感到安慰——至少  
至少這城市裡  
還有一點事物是不變的

像永久蒙塵的木箱  
沒有鎖孔被撬開  
沒有話語被解密

我攤開一本書  
預備——閱讀  
如今思想也成為違禁品項了嗎？  
我服下一錠藥片  
防止自己清醒地  
受到通緝

如今我是個帶罪犯了  
因為想像——想像是無窮盡的  
我拆開女人的亵衣，充當被褥  
穩穩地睡場好覺  
在梔子花的香氣裏

### 我不得不命名這風

1  
從石頭開始  
你確信自己有了澈骨的改變  
像一場嶄新的實驗  
十二月，萬物皆反白，悽慘如光  
使你明瞭原本許多你並不妄戀的事物  
譬如：覆滿雪絮的海島  
溶解冰露的薄荷蘭姆酒  
鮮紅色的大衣，逝者如牡丹  
綻放不合時光的愛



2

我不得不命名這風為婉約  
或者凌厲——叫人思想為難  
就是冷而高豔的一女人  
披戴著午夜黑的喀什米爾  
耳珠搖落前夜某人夢中的星光——

這些比喻如此古典  
我試圖製造一些優雅  
在風中，捲起法蘭絨的袖子  
矯正心存妄想的領帶  
隔著臉我們再度望見許多的臉  
一頭藍鵲選擇鋼鐵的網眼短暫地休憩  
藉由橫縱的錯覺進行短距的幻視

風揚起桎頭  
將它驅逐  
並極溫柔地  
哼起某一首歌

3

某些時候你顯得氣色更美一點  
更胖了點，胖點健康——  
久未碰面的朋友向你說道  
為人稱許是否也等於愛？  
你往往困窘，精刻咬字與吐喙  
力求得體，舉止合宜

但一旦你離開某人的家門  
遇見一株青少的菩提——  
柔軟，碧藍，每一道葉脈  
閃爍著神啟般的亮碎  
一陣風穿越你們  
冷而暢快  
在冬日稀罕的晴空下  
你走進半掩的昏黃的酒館  
啜一盅 Sake  
然後再一盅

4

我亦不得不，必須，無偶然性地  
路過同一條敗葉如茵的小徑  
我嚴重暈眩，睡眠淡寡，咖啡濫量  
每一處轉彎都使我獲得全新的警示——

或提醒——來自冬神的善意  
氣象預言：你將有一整週龐潮不歇的心思  
而你的心，上次見他  
你還記得人在何方？

我偷取商店招牌的名諱  
想為不可能的新展開的生活命名  
我渴望庸俗而豔快的經驗性  
沒有譬如，無謂舉例  
有時候，為一件不在織物祈禱不過如此  
僅僅是坐在寒風澈骨的塑膠椅子上  
燙口的紅茶，Sevenstars，半截禿頂的鉛筆  
萬物皆幻術  
你具有咒的天賦

5

你在路口的燈號下等待  
風是活的，空氣有血的甜味  
你嘗試，每當你，經過  
你舔舐  
沒有徵兆的雨天  
你可以梳理斜分的長髮  
那人依約來道  
不早不遲  
猶如一場微小精準  
美妙的災難

你預想事物將要重生  
時間從不為你賒提  
我們所虧欠的  
來日再被提示一回  
被十二月的太陽  
被闔攏又彈開的傘柄  
被愁苦不眠的醉酒的慣犯  
被歌聲漲滿的破船  
被夜晚  
被你



6

忘記從哪一天起  
你立誓要成為它物的影子——  
光澤淡泊，輪廓靜默  
也許是，這世界上  
一切物皆有其可求而不可得的另一存在

龐大莫過於愛  
卑微莫過於秋天清晨  
無所目的地舞蹈在  
骯髒灰黯布滿塵埃的屋中  
在地板烙下無可挽回的鞋印

無可命名的破裂  
發生在時間之間  
意志的革命勢必被迫中止  
幸運的徵候將成惡瘤  
我痛。我說。我不再動靜了。  
在所有流離失所的景物裡  
那件灰色的雨衣最適合你  
穿上它，就像你原始的肌膚  
光滑的塑料表面銜著凌晨金屬色的風  
吹動青金石鑄造的心。

7

你已經嘗試了——  
迎著強壯冰冷的風  
打開傘，像對抗一名巨大的神祇  
而不得不伸出雙臂戰鬥——  
你感覺必須為此命名，或至少  
替這一日取一個親愛的暱稱  
當你無眠，失落世上所有夢的眷顧  
無處可愛  
愛為何物  
「人生不如一行波特萊爾」——  
或者，誰說過  
「做夢之人不如一頭生還之鹿」  
你以墨水慎重紀錄字句  
寫在隨手抽取的米色面紙上  
她正走來，你明白，你並不懷抱期待  
星辰自反向生長  
瓦礫中生出雲光  
但願這些都並非真實  
但願這些皆全屬真實

這是最好的一天——  
雨停息它的獨裁  
晨色如雪  
你在北國，你住家旁近的檳榔攤  
聽取雲雀叫了一整天\*

最好的一天——咖啡被風品嘗  
評斷——有此一說：  
所有的身不由己  
都能藉由拉赫曼尼諾夫  
獲得權宜美好的解釋

你無法不留下幾件紀念品：  
舊損的畫筆、撕毀的半頁手記  
地下室裡的孤人  
他對於鞋面的弧度頗有研究  
且有著哲學家無理的潔癖

你穿得夠暖嗎？  
那條黃綠格紋的羊毛圍巾  
你披上了嗎？或者你依舊  
堅持穿袖口掉線的那件老襯衫  
在這最好的一天  
在這一年將盡的最後的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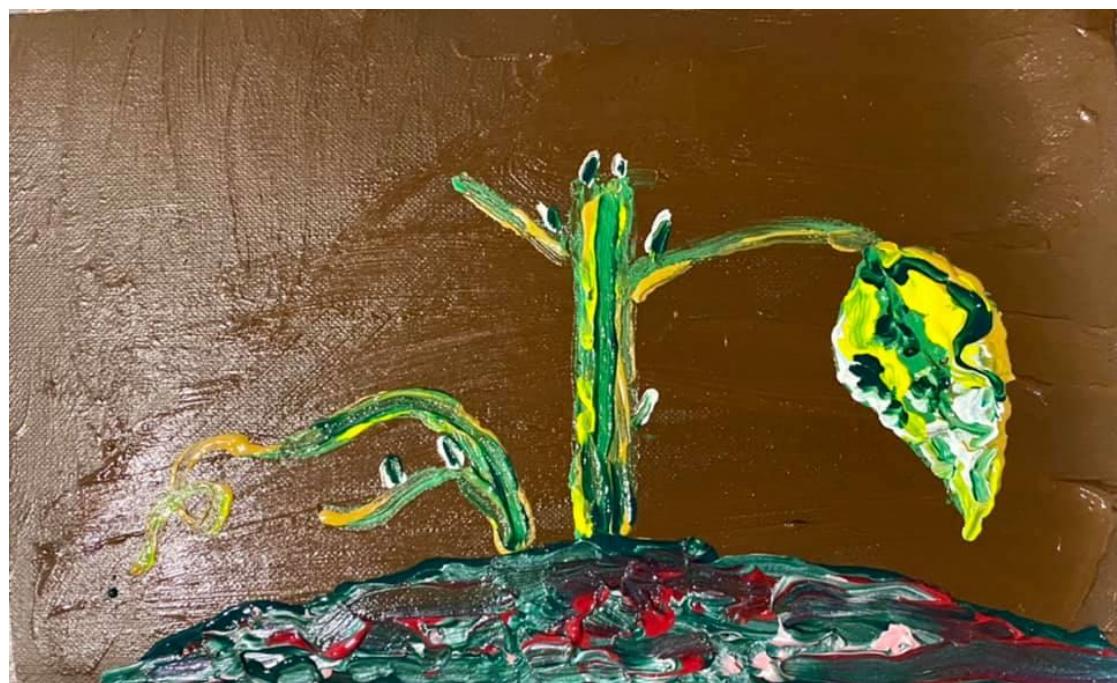
\*取自木心詩句「雲雀叫了一整天」

### 被事物充滿

我們擁有無盡平和的愛  
倘若你明瞭其意義  
假設你掌握那內涵

彷若，我們輕易地在非周日的午後  
攀身翻過緊閉如審判者拳頭的白色門柵  
僅僅因為此刻我們需要被某物充滿  
像是溫暖蓬鬆的黑麥麵包

譬如冬天，一床蠶絲的織裡厚軟



也許我們可以共划一條破落的木船  
在雨林艱難的大河上堵塞滲水的瑕疵  
你擎槳，我唱歌  
撩起絲綢的裙角  
躲避鱷吻的侵犯

此地無乳蜜  
孩童的歌謠遠遠地傳來粗野的隱喻  
即使在愛中，人們亦並不因此  
變得更務實或寬容一些  
我們不輕易原諒棲身的乞者  
招搖成群的妓女  
濃豔如翡翠的孔雀在街上逡巡  
昂首闊步，自尊驚人  
等待誰不謹慎地灑落午餐的殘餘

可能愛是善於量子力學的  
我們屢屢擦身，絕不碰觸，遑論親吻  
可能你的神也是如此：  
謹慎，潔淨，勤快地擦身

以星雲的乳汁藻飾祂濃密而虛構的長髮  
縱使你允許，即便祂願意  
這樣的排列組合堪稱滿意  
決不夠好  
尚可妥協

## 八月劫

我擁有太多的不幸  
那麼多悲傷的種籽啊  
那麼多痛苦的葉子啊

我持起剪刀  
修剪露臺上乾癟的蔓枝  
他們比我強壯  
比我善良  
比我懂得  
忍耐和體諒

我擁有的為數眾多的不幸  
一些我撒在盆土裏了  
一些我熬在粥湯裏了  
另外一些  
我包裹成精緻的甜點  
送給你了

一旦你品嘗  
就許下誓言  
關於奶油，朱古力  
烤模餅乾，焦糖霜  
以及諸如此類的  
帶罪的咒詛

可是一想到倘若和你之間  
真切地共食了某個  
焦香酥脆的不幸之糕餅  
這件事——卻教我心懷僥倖  
並且暗自期待著

期待著  
歷劫離去的你  
在八月如乳如蜜的夜色下  
披風歸來



### 畫室／之三

X IV。  
這間畫室，走到樓下  
便看不見了  
站在對面的馬路  
你所能眺見的  
僅是一扇闔緊羽枝的窗  
密密地掩蔽著  
人類的夜間活動

我暫時性地離開  
還鎖上了鐵門